

宗忠宗公遺事

據明人鈔本錄附

忠簡宗公遺事卷第一



宋討逆則吾民重困矣乃貽書于公曰高宗御名咨

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皆

日上元帥待制台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
勤勞王事台候萬福高宗御名去歲使賊營中道輟
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
民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繼得礮書又戒生
事且方忘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為逼逐之
計閱日既久刺知賊情不免督兵前進繼聞領
兵戡難感涕交頤即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
臣之在賊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
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

便歿身先士卒，手刃孽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賈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勲。高宗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賊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偽，慮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旋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城，容。高宗御名

移書問故，得其情實，即時闕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察未贍會間，高薰厚為宗社所賴，倍保合重，不宣書後，復批曰：近有尚書者，劄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疑。高宗御名重作嚴備也。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城，按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蓋服，赭袍居正殿者乎？即上書謝曰：某伏蒙大王仁慈，頒賜教翰，有云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請再三涕

泗橫臆仰認 眷私青任之重但恐疲蒲雖自
漣竭路遠言輕不能感動有誤大計罪不可逃
其伏見姦臣張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又挾
孟后以今天下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其篡亂蹤
跡無可疑者今 誨諭有或出權宜之語且人
臣豈有張紅繖服赭袍居正宮殿者自古姦臣
初未嘗不謙遜退避中藏禍心不淺况惡狀彰
著如此今 二聖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
大在濟天意可知正宜整頓乾坤興復社稷以
傳萬世不可遲疑其衰老痛切之極不免縷
敷陳乞賜哀亮俾定民志使天下有所歸嚮易
曰見幾而休不俟終日願 大王速圖之又幅
曰其伏承 大王俯示咨目欽覽惶懼豈所宜
當并承紙尾筆誨仰荷 隆謙所批近有高書
者劄子於濟鄆間尋訪大王行府者此乃出自
賊計不可不察也其近探得御寶與朝廷印記
盡為賊兼携驅行者部故作行遣感亂天下何
巢等亦在賊中其近行下河北路州縣已令常

切驗認不得憑信若大元帥府文字乃得施行
過為陟備矣伏乞照察繼探報人申俊等申繳
張邦昌偽教文公讀之其詞僭擅威福益加憤
怨即具申元帥府曰近據俊臣申俊收到偽教
印本全文一冊其間恩需大非自來國朝常例
之教讀之痛心疾首其每觀自昔姦偽其初必
扶王室以令天下若使此恩收在賊手其文達
於四方不州縣官吏如何喻民豈不別啟姦雄
之意伏望 大王分遣一介亟命諸路以破疑

感俾民心安定則圖回大功易於反掌以成宗
社之計實天下生靈萬幸今將偽教文一冊隨
狀繳納府者繼其具劄子告 王曰其恭惟
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
年豈謂賊虜橫肆邀迎 二聖與親王渡河北
去天下百姓所注目繫其望者惟 大元帥
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
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
賊虜將自勦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

天下從此而大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
帝二后諸親王無因緣可回賊虜愈熾亦無因
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与不得其
道耳其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
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
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
私偽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歷世莫能知莫
能知莫能行者由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
事多逆于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偽之事

多遜于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非道合諸道
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
酬荅問之間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
分矣其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疆今
勢孤危岌業如此其願大元帥大王左右
當膽不忘在濟時夙夜羹牆不忘我祖宗時則
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
賊虜能熾可勦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

無

大王力行之而已。兩劄上，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戊辰，張邦昌召從官入延福宮，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奉迎使守尚書左丞馮澥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詣大元帥府迎王。己巳，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大元帥府隨行官屬耿南仲等上表勸進，王不許。公亦累狀懇請。前助狀批荅曰：兵馬大元帥皇帝康王荅副元帥宗待制逆虜犯順，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亟聞失守，遂喪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乃致播遷，涕淚橫流，心肝糜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為子為臣，夙夜實不遑處，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意顧國事之任難徇，衆情所請難議，施行公再上狀曰：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寰區之願，實繫廟社之休，豈謂隆謙未嘗昭允，竊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

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乃致播遷，涕淚橫流，心肝糜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為子為臣，夙夜實不遑處，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意顧國事之任難徇，衆情所請難議，施行公再上狀曰：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寰區之願，實繫廟社之休，豈謂隆謙未嘗昭允，竊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

庶務之繁必信賞必罰然後小大服深惟軍國
之重可虛宸極之尊 二聖播還遷群黎翹佇
念 祖宗積累垂無疆燾養之恩而胡虜貪殘
起不測侵凌之變有跡早悟逆致稔姦雲甲霜
戈共力追於朔野天旋龍馭期早復於皇居然
推戴有繫於人心况寄託已彰於天意尚稽獨
斷曷副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光
明之業以智勇之略弭變亂窺竊之風鞏固洪
圖措安大器不得已臨蒞赫手群目之瞻惟式
克欽承實乃萬方之聽某等無任祈求懇切俟
命之至再批荅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若副
元帥宗待制金寇披猖產輿播越詔令不下無
所稟承遐邇之心翕然見屬謂天下之動必正
於一故連日之請乃至於三雖輿情難以輒違
而孝心有所不忍方將編覽所上詳熟以思俟入
京城款謁宗廟若產輿未還既撫定民庶權總
國事宜體慈意無復若陳初濟陰夜有紅光屬
天如赤鳥翔翥狀識者以為宋火德之符於是

濟之父老軍民以萬計訪大元帥府乞 王即
位於濟幕府群僚或曰濟或曰南京議未決會
公亦乞於南京開府曰某契甚張邦昌久在虜
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賊結凡
事未可容易憑信某十日前因與汪元帥咨目
乞密稟 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間便可
經定一宋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
路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臨汴流諸虜漕
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為嚴守備五可斷
北去餉道賊雖稔姦當自破滅

忠簡宗公道事第二

五月庚寅朔 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天下
曰皇天佑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
身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應保邦隆不拔之基屬
以朝茲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之憑
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邊駕
以偕行痛念寔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盡徙宮
闈為之一空仍抑臣寮俾儲位號朕以介弟之
親而受昔南元帥之府以總師方輸敵愾之忠

亟奉講和之詔豈圖变故絡致阨危蓋嘗指日
以誓諸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漚血而微率土
薰外附而內親而三事大夫与為邦黎獻共致
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疊疊為機難以一
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狗
羣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詔祖宗垂創之基疾
首痛心懷父先播遷之難顧號令久隔衆固繫
心軍旅荐興民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
心之言爰布湛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改元

建炎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
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烈
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
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德以一心
佇立功而立事同候兩宮之復終圖為世之安
副我憂勤躋時康又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
伯彥為同知樞密院事辛卯詔元帥府限十
日結局并詔公赴南京行在所甲午公上表賀
曰二聖蒙塵乾坤改色為邦後后天日宜臨

亟回謙避之誠，不慰顯昂之望。人神胥慶，憂
聳傳臣中賀，竊以大宋之應天順人，太祖之
創業垂統，凡奕世盈成之嗣，皆挺生睿智之姿。
其所以繼之承之，莫匪乎兢業之浸久，太平之
之習稍忘，禦侮之圖，顧大臣熟此道，安致黠虜
因茲猖獗，信和盟之妄議，墮邊圉之姦謀。人咸
哀痛而籲天，士欲奮發而盡敵。然萬方之是賴，
須一人之休猷。果下恤於蒸黎，允上符於穹昊。
恭惟 皇帝陛下，稟虞舜之大孝，體周文之小

心，既不得已而有臨，宜大有為而無倦。如陽云
溲萬物自春，如日初升九出，洞照嘉靖中興之
事業，戡除外侮之光，殘俾享于休，以永至治。臣
蕭然朽質，偶此熙辰，屬總師往進，臻河朔慶雲
龍之會，阻陪鳴玉之班，依日月之光，第切傾葵
之望。乙巳，准告覃恩，轉朝請，即詞曰：朕纂服
服丕承，疏恩大賚，眷惟邁列，宜在褒嘉。具位宗
某，執德粹明，受材宏遠，自陞華於法，信良著清
於周行，加秩之行，於昭新渥，輸忠之報，益展素

懷公拜命上表謝遺失分兵河上量帶數百騎
徑自衛南之華諸行在所六月己未朔公入對
氣哽不能語涕泗交頤上亦為之動容徐陳
興衰撥亂大計極論當時人材上問勞甚厚
允進四劄其一曰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
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遇所接果順於
於己則喜之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
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
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

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無
私乎賞罰私徇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為於天
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
故忘喜怒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
勸知其非私喜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沮
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
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
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
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

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
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賊虜橫肆兇暴侵犯我
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唯一至於應酬萬機進
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取進止
其二曰臣聞人君職在論一相昔舜有天下選
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
尹不仁者遠皋陶替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
庶績其凝伊尹替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于
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於衆始能使
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深
居九重其彌縫燮理鎮撫表正但仰成于朝而
已高宗得傳說而高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
興臣願陛下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
遠近不以夢卜虛心考御名參以國人左右之
言爰立休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
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

其有不夫治者乎 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
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
禮毋使不肖與焉用墮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
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
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 陛下力
行之而已取進止其三曰臣伏聞李絳見憲宗
于治堂殿帝曰此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
謗訕歎謫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儉人
以此贊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
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
之威彼晝夜思始歎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
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
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
若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杜糶利帝曰非卿之
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九重又以旒纒
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偽
者蓋用諫官代為耳目俾姦邪譏慝不敢掩其
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即位嘗嘗

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者臣恭惟 陛下聲色
貨利弗逐弗殖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固
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有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
肆欺罔苟徇朋黨者使耳目之官庶其所聞見
漑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取進止其四曰
臣聞天下之事為於可為之時則成為於不可
為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間不容楹是以古人有
時哉弗可失之語恭惟 陛下繼離之照法乾
之剛故見幾而休炳果斷而罔艱成敗之所機
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之誠心祇思徇國
久荷眷遇臣非木石寧不自知然臣每見事當
行請之必力言既拙直勢甚孤危願 陛下察
臣之衷力賜保佑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
誠言不盡意取進止 上有留中之意而左右
不容矣亥以公為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提舉
隨房郢州兵馬巡檢事訓辭曰唐太宗天策舊
僚以次登用皆備公卿之選朕以元帥用府總
兵朔方汝起隆陽之師宜為僕助肆加褒擢無

愧前聞具官某博學雄文德行高節剛大之氣
至老不屈縱橫之才應變尤長力陳排難之謀
克奮勤王之志獨當一面聲望卓然有嘉翊戴
之功宜有褒遷之寵躡陞延閣之華序任鎮襄
陽之大邦共濟多艱益圖未效既通二禁之籍
勿替告猷仍俾千里之民悉安新政時復有割
地之謀公上疏曰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
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之相承增光
共贊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眷佑為民推戴八紹
大統因當統之業之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
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
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
邪附賊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
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北民
為邦之衆自金賊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
一兵秣一馬曰征曰戰但聞姦邪之臣朝入一
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
厚惟虜言是聽惟虜求是應因循踰時終之

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每念是禍正宜
天下臣子弗與賊虜共戴天下弗與賊虜俱
生之日也臣謂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
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
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至今四十日矣未聞有
所號令休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贖播
教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
是款陷東晉西遷阮覆之轍耳是款裂王者一
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
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志義之心褫天下忠
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無路為忠為義
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
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憤痛激切
之至 上聞其言壯之戊辰改知青州尋以公
知開封府訓辭曰朕哀憫元元間罹兵禍思欲
濯瘡痍為煖寒變呻吟為謳歌用以靈承顧謨
之命庶幾休息惟京師襍五方之俗事繁物大
號稱難治間勞待從之良典司尹正之重以爾

氣渾而質厚中偉而外莊篤望可以鎮浮長才
足以周變優游兩禁譽處益隆是用輟青社賜
履之邦莅三輔浩穰之寄惟爾迺者從朕兵間
訐謨密勿固知子德意志慮所鄉矣徃宣爾術
底于輯寧益昭爾庸用符僉屬公拜命即日就
道以七月乙亥到京城京城自虜騎退歸樓櫓
盡廢諸道之師襍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惶
曰虜留屯河上距京城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日
夕相聞京畿千里之民與京東西連亘數千里
咸懷悚慄公到郡首發為賊之淵藪者三數人
誅之又令都市曰為盜者賊無重輕並從軍法
由是豪強退縮賊盜屏竄人皆靡然悅服咸賴
以安且曰今有宗公我不危矣公察人情粗安
市肆商賈稍稍如舊上疏乞回鑾曰臣聞三代
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
得其心有道所歆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是則
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歆與其心之所惡而
已此古人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
哉應天順人成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
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久知
開封府染習偽命諸統制以下皆是招募惡少
亡命無賴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
以正道潛誠感之不旬決間彼惡少輩咸知格
心燦謀斂迹遁去其間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
恬然無後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 陛下之威
懷 陛下之惠拳慕戀不啻嬰兒之慕父母

咸思發憤敵其所憾臣每體問王畿內外日以
嘉靖熙之皞之將如我 祖宗慶祐遐豐時臣
觀人心念之俟望者惟願 陛下六龍之御警
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之系
憲之誠取進止時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有維
揚金陵之議公後上疏曰臣聞禹之行水行其
所無事所謂無事非泊然無所為於事也事無
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
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靖用弗成之患遂因

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
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之
皆願 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
根也商旅籍之皆願 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
天下胃販之要區也農民籍之皆願 陛下歸
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
義者籍之皆願 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
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宴夏群臣無
遠識見恐陛下 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

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
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
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
二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
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
懷忠義者咸曰若 陛下歸正九重是玉室再
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為異議不教
挽 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
陰與賊虜為地耳臣願 陛下體堯禹順水之

性順將士順商旅順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之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感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恨之至取進止一日處有八人以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公訝之曰是必假此名以覘我虛實因納議狀遺范公留守請收置牢狴奏取朝廷指揮范公然之即具奏聞公復上河北京東路稅鹽劄子曰臣竊見京東路青相密登萊皆產鹽自太府卿鄭僅建請行東北鹽其產鹽州縣並行稅鹽法宣和三年宰相王黼用事始罷河北京東稅鹽其意只欲在京擁貨務入納數多應副目前用度遂為東北之害者十年臣亦嘗歲計之行鈔鹽比之稅鹽大段虧少蓋稅鹽不拘錢數多寡皆可買販故民易得於鹽若鈔鹽非富商大賈以千萬計不能為也方無事時商

賈尚且乘時要利使人食貴鹽况今道路梗澁
商賈不行以今歲春夏觀之鈔鹽無處賈販
遂令為盜販者專其利其偷竊官鹽又不知幾
何歆乞特降睿旨將宣和三年以前稅鹽地分
並依舊法不惟官收其利以資卅縣廟之亦可
止絕私販兼於鹽法別無妨礙委實經久可行
實有助於卅縣糴本且安京東河北兩路人心
取進止八月壬戌以公兼京師副留守會范訥
罷除公廷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訓辭

曰汴居鄭滑曹許之間其地平衍無山河百二之
固太平日久人亦墮驕翫敵不武一經胡塵矍
然惕息尤歆得人而綏輯之具位某頃守滄陽
一節不能撓難難險阻忠力彌劬身膺簡寄更
試留籥曾未閱月政聲流聞延登秘殿之華增重
畿封之任尔其戢姦恤隱酌寬猛之中使民畏而
愛之稱朕畀付之意公具狀辭免曰蒙恩除臣
前件官職伏念臣材力綿弱素無所長况當衰
老尤不克任若只尹府事已是強勉不前日虞

曠弛令更兼留司職務必不能辨集伏望
聖慈察臣愚衷追寢成命庶免誤恩仰玷 聖
知臣不勝至誠激切懇避之至降詔不允曰省
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制鈞諸郡溥循銅
虎之規體重別都特厚玉麟之寄矧今京邑宜
古大梁億載之所卜年 列聖於斯御極肆朕
纂承之始暫為巡狩之行倚貴臣而居留仍兼
官於尹正庶幾彈壓克用牧宰卿堅強敢為慷
慨自信咸足以禁暴明足以督姦善良恃以帖

安豪猶為之戢息茲陞華於秘殿俾增重於中
都何必謙搗形於奏牘往膺褒顯以副眷懷所
請宜不允上表謝遺失繼奉詔令將所拘留虜
使遷置別館優加待遇公上疏曰臣伏見我

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
上下恬嬉夷猶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事為念
乃以賊虜誕謾為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
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
改討其間有實歆賈勇思敵所愾之士人大夫不

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苟且致使賊虜憤越不
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竊茲非賊虜之能
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倡驕逸率以斂跡逃避
屈辱不耻為智為勇尔萬一有慷慨論列則
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
助賊張皇聲勢直為我 祖宗一統之基業
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与賊虜耳嗟乎何不
忠不義之甚也臣每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
天下地神明之所昭監臣恭聞 淵聖皇帝靖

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与今春
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
有拒抗之語但以詭譎為誠實包藏為智謀絀
默為沈鷲遂致 二聖蒙塵 后妃親王与其
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 陛下龍潛濟鄆嘗親
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 陛下入繼大
統即將前所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
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謂 陛下与二三大臣
論思講畫必教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厲卒伍勸

率義士俾思勦絕以正夷夏不意 陛下復聽
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
願 陛下試一思之 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講
和為非遂迓當時議臣 陛下近日又何故只
信憑姦邪與賊虜為地者之書營繕金陵迎奉
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 太廟木主奔河
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
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
醜假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

是因納議狀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入
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廣激軍民士庶懷寃
之人俾肯力戰仰替 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
宋基業之意今却令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
詔命憂思涕泣心歎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
於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 國家訐謨如
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幸漸如我 祖
宗時若奎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列必
赫奕宏大跨高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

狃和議惶惑聖聽伏望 陛下察臣之樸愚必
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幾
臣願 陛下察之 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
賜褫削投之瘴煙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
心不勝痛憤激切哀懇之至臣藉藁瀕下以俟
誅戮再奉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寬朕顧
憂深所倚伏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朕之待卿
盡矣卿宜體此公奉詔即出八人從之上表謝
曰懷柔遠人親灑宸翰既哀於偽使後肆宥
於愚臣仰承曠蕩之湛恩坦增感涕恭俟熒煌
之法駕早賜回銮 中謝伏念臣垂釣渭濱耦耕
莘野居有厲業之志誓端造膝之誠斷無他
皇之有素偶承宣於滄水辱顧眄於潛龍依日
角之照臨見天顏之咫尺恪摠情悃瀝竭論思
願戡外侮之艱難力助中興之事業曩聞虜使
抵膏偽楚之書因憤戎心失奉本朝之意是將
藉口以覘虛實歎言合衆以苟侵陵實不憤於
誕謾遂乞收於圖圖庶全國體以燻姦謀豈敢

涉於自專乃上貽於北顧恐懼承旨蒼惶改圖
文形雲漢之昭回精神洗漾筆現奎躔之赫奕
耳目疏通旋收錯愕之魂仰認撫綏之意更聽
警蹕永保生成丙寅 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
曰猥叨眷獎折冒寵光分內府之衣而副之兼
金出出廐之馬而飾以華拔曳縷知感負乘增
羞伏念臣濫中儒科汎駕仕路偶緣遭遇游被
便令縈帶為城本無善策下車搏虎徒有壯心
雖彈大馬之勞曾乏絲毫之効敢圖異數誤違

孤愚不稱身章尤慙度錫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法天地之健躬攬萬機合日月之明光被九
有察臣腹心忠義曲賜顧憐知臣蹤跡羈單每
加覆露故令衰朽亦玷恩榮臣謹當克勵駑庸
勉效綿薄雖逼桑榆之景敢渝金石之心知無
不為深戒容身之計老當益壯永懷報主之忠
時議者多以公拘囚金人為鼻獨尚書左丞許
景衡知公最深上既辨之曰臣竊聞議者多指
用封尹宗某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宗某之為

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 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宗某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審國家事體耳不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宗某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鉏強梗撫循良善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每以為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

故使當時有如宗某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若較其末度小疵便以為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况宗某昔在河朔遭遇 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為多今尹天府其清效又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怨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

宗某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措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宗某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宗某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才難得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為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濟也其宗某伏望 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八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寮論列

章疏劄下照會右劄送京城留守宗延康公拜命上表稱謝遺失九月真定懷衛間賊兵甚盛卅郡有乘城固守者賊亦大治兵為攻拔計公欲時暫過河措置事宜乙未上劄子曰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濟等處見有番賊占據令又分留賊馬於洛卅四向劄案密裁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卅不守即賊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能為備禦未易可居臣為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日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

約河西忠義統制等言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
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叶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
久遠之利若賊勢厚重未可施行即其所見利
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 聖慈體念河北
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未易戢戢臣
每思前日之失蓋由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為恤
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為意今更
以襲不修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繭無能見過河相度

別具奏聞者庚子公回自河北具因依奏聞遺
元辛丑准省劄曰臣察上言竊觀去冬京師失
守城池非不高深兵甲非不堅利士卒非不衆
多然上下弛慢嬉戲城上坐觀其填壕復縱其
登城公然逃遁無復衛上之心在於城內者反
道虜寇劫掠居民遁於城外者結集徒衆焚劫
州縣逮今未能偃兵可以為戒若命留守司於
胡虜登城之所三二百步內考驗將士更卒姓
名致命致死者褒其忠義膏賚其家永保廩給

逃遁得生者梟首示衆屏逐其家永離其處則人知效死者享榮名而福家屬偷生者受顯戮而福妻孥忽再有師旅之事其誰不以死衛其上乎是亦中道不為慘酷前此留守庸懦回邪臣不敢獻言慮其敗事臣至東京備聞留守宗某剛明果斷忠義激昂必能為陛下分別功罪明正賞罰使信義昭著威令必行故敢上陳愚慮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密付宗某使專一施行先給效命者之賞則逃遁者得矣九月五

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宗某具功罪尤甚之人申取朝廷指揮右劄送東京留守宗延康准此繼拜詔獎諭曰昔趙廣漢之尹京兆吏民稱頌不容口以謂自漢興治三輔者皆莫能及朕念京師兵火之後遴選綏撫彈壓之才以卿帥府舊寮從班者舊據居尹正之任肅然政令之行摧折豪強殄摘姦伏剛果不挽盜賊屏跡夷考前躅能以嚴治威克允濟亦莫如卿比陞秘殿之隆名仍專留司之重寄視古無愧乃靖可

嘉載惟王畿千里之封寔為諸夏本根之地都
邑閭閻之衆既遂謚寧甸服田畝之間益當安
輯以至練防衛之兵謹城守之備經費財用預
思可繼之圖極濟艱虞務存善後之策諒卿體
國之志必通時事之宜嗣有寵休靡忘褒替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上表謝曰守麟符之兩月方
惧周功下漢札於九天遽叨睿獎恩言曲逮小
已增榮中謝竊惟京邑衆大之居寔為諸夏本
根之地封畿廣遠民物浩穰豪強萃聚而彈壓之

當先嘉伏紛拏而發摘匪易比在熙平之盛尚
稱綏撫之難况當兵火被毒之餘繼以府治曠
官之後凋凋彫弊網紀情瘵凶殘罔畏於明刑
掠奪公行於白晝仰勤憂頽誤被東求而長孳
昧知方器非任重徒抱孤忠而許國妄期薄效
以報君祗抵都畿首蠲宿蠹租糧姦暴剪蕩寇
攘良民獲奠枕之安昏夜罕鳴抱之敬言悉奉行
於條詔偶坐松栝謚寧陸下憐臣師府奏符
叨塵簪履之舊念臣神州領尹粗宣犬馬之勞

特陞祕殿之隆名仍畀留司之重寄深虞尸素
仰玷情毗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秉如神之智以
以臨照百官体逮下之仁以駕馭群俊彰德非
專於爵賞念功思奉於綸言薰風勸於臣鄰俾
日新於事業致茲庸陋獲預寵褒臣敢不祇服
訓辭恪司管鑰金城雉堞嚴守禦以增崇甸服
田疇咸芻米而安輯經費務先於實粟練兵敢
怠於防秋預畫事宜悉符告戒刻宸章於琬琰
式昭天府之榮觀傳寶訓於雲來永侈老臣之

知遇更殫九殞少補萬分公感 上知遇益自
奮勵京城四壁各置統制統領守禦使臣每壁
立界至以所招義兵分隸之隨安置教場為陶習
訓練之地造決勝戰車又操形勝立堅壁二十
四所於城外隨心大駐兵數萬別選有謀勇
敢之士四人充四壁提領公往來親按試之周
而復始暇不少怠以大河鱗次筇連珠寨結連
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及陝西京東西路
諸款人馬咸願聽公節制開五丈河以通東北

商旅京畿十六縣內均縣灞河共七十二里均
之諸縣之護四里有奇各令開墾深廣丈餘於
南岸埋鹿角內又團結班直諸班人兵外則隨
寨軍兵百姓丁壯等以備緩急之卒各有條叙
人情安妥乙巳上表曰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
勅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
言皆所以啟沃君心箴規政漸矧荷聖神之知
眷有懷宗社之安危聽徹要荒之表好惡所示
治忽可稽弗翦茅茨堯俗於變躬履革冒漢治

勃与深惟治化之端寔以樸儉為本恭惟 皇
帝陛下秉德紹統建極御圖誠意正心以齊
家國後朴崇本以律士民念國步之猶難慨民
俗之寢靡克勤克儉去泰去奢屏服用玩好之
奇聚左右圖書之富申嚴厲禁豈特却璀璨之
珍昭示儉純蓋將揚絲綸之化農知重穀而力
穡士知守義以遵繩革蟛蚶之儲奢成行葦之
忠厚一人表正四海傾風在猥以非才謬膺繁
使惟知樸直以報國不敢偷薄以示民仰全訓

之丁寧激孤衷而抃躍臣敢不播宣純儉之化
恪遵禁令之嚴一道德以同俗風蕪迨太古修
政事而攘夷狄行見丕平十二月甲子番寨駐
于大河之北大會酋長引兵至河上稍之南渡
而犯水北浸胙城虜人雖知公名不敢輕入亦
時擁衆以擾瀕河郡縣滑

忠簡宗公遺事卷第三

二年正月壬辰復自鄭入直抵白沙鎮距京三
四十里都人恐甚虜先堅壁不動寮屬請間議
守禦之策公方延賓圍碁笑語如無事時衆莫
敢言退而分布部伍徹橋披甲登城都人愈
恐公始知之戒諸曰何事自爾張皇命諸將
軍士解甲歸劉衍等在外必能為我禦賊
選精銳以益之戒曰宜繞出賊後設伏路
毋出戰祠其至則縱兵夾擊之且喻僚屬

元密迓盍奉旧法以行之命榜諸市燈燃五日暫弛夜禁士民悅之往來車馬不異平日賊遊騎至城下疑不敢入人亦不之惧衍与賊遇大戰賊敗之收復延津胙城河陰至滑州尚有兵屯城之西三十里衍分兵夜擣之大捷悉得其輜重甫及收燈之夕捷書鼎至衆始知元夕正王師接戰于板橋之時公謂僚屬曰吾知劉衍必勝百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得預聞徒擾之敢吾事公出奇決勝類如此丁未公復

上疏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之承之于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之地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室緒天下之人竭愛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寔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之後后之意乃偏聽盍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淮甸

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
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
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祭祀
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于二月間
詔勅回鑿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未歸九
重強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
疑聚為盜賊諸軍將士振奮感激願敵所憤四
夷凶殘必滅心鏢謀以就殄滅尚何惡之能為
乎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家大計

臣有一子三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
縣徂于搔擾百姓扇搖不能耕桑者耕桑失時
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便使諸大臣中雖有
鼻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
下為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不可憂思
過計而信憑邪佞自為身謀者之語早勅回鑿
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与法皆
合致其任以歸南畝臣漏盡鍾鳴猶僕不敢
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寔為二聖蒙塵北狩

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
天子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
屢有敷奏非臣好為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
察再表曰言今月二十四日范世延等齋降詔
命車駕將欲還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存濟蓋
高之聽益懷廢薄之憂眷眷於憐特賜回鑿之
詔愚忠愆暮愈增後后之誠竊以萬乘未歸六
龍扈從兩伯前驅而洒道河神迎駕以安流不
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皞皞如

聽南風天意昭々乃回西顧再幹乾坤之造重
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
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奚御清朝愈見懋勤之
氣雍容對越駿惠緝熙宏收率土之觀誕作普
天之宥下所款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
踐祚應天時巡淮甸俯歷艱難之事盡崇勤儉
之風謂京師為諸夏之本根而元后作斯民之
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俄
奉于詔音衆但知于拊舞願陛下繼志述事

整頓于萬机願 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于 二
聖平蕩戎夷之窟保全疆場之封坐視穆清時
躋仁壽謹奉表稱謝二月丙辰虜騎再犯西京
公遣統制官李景良闕中立統領郭俊民等領
兵萬餘趨鄭遇賊大戰為賊所乘中立死之郭
俊民降虜李景良以無功私遁南去公捕得之
謂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亦可恕
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耶命斬之管
軍閻勅統制官藍整等咸乞貸景良責以後効

公以請者衆姑收繫之後竟斬首以徇人益畏
公取將之嚴如此繼郭俊民与虜將史官人燕
人何仲祖王義等以類百騎直抵八角鎮与都
巡檢丁進相遇進擒之生致麾下初欲持書誘
公公毅然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
可為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
反為虜人持書以脅中原有何面目見人乎命
斬之謂史官人者曰京城不孤主上巡幸領重
兵在近甸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

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那亦命斬之顧謂燕人何
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脅從而未豈出得已命釋
縛犒以酒食而縱之戊午劉衍領兵凱還入自
鄭門公勞問士卒第賞奏功散犒金帛有差虜
知衍班師甲子復入滑報至公會諸將曰滑當
衝要必爭之地也不然則京師未易可守不款
再勞諸將為我守城當親提兵取之諸將請罪
內儒將張撝越眾曰撝當効力公甚喜選兵五
千付之犒勞士卒莫不忻然而行公戒撝曰若

眾寡不敵毋輕戰以需援師公親餞于郊張兼
程至滑己巳撝身率將士與賊迎敵虜騎十倍
于撝將士請曰眾寡不敵宜少避其鋒以求援
兵撝曰退而偷生以何面目見宗公乎鏖戰至
暮虜為少却力既不加又無後援撝為賊所害
虜所殺傷相當公聞報遣統領官王宣領五十
騎援之且戒之曰虜惟恃眾當談奇以取勝宣
以辛未至滑城與虜大戰于北門士卒爭奮虜
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虜必夜渡河上收兵不

追虜果夜渡及半以千人追擊之斬首數百級
殺傷甚衆捷報既至公即就令宣權知滑州且
令載柩喪還京喪之至也公為服之總麻突于
佛寺出俸飯僧哀慟感又復詣其家優厚撫恤
至于死事之家遣官問勞出錢帛給之入無怨
言咸曰死則榮矣條奏功且乞撫恤典甚厚
上嘉納之壬申有詔以諸處人馬遂假勤王之
名公為聚寇之患遺失丁丑詔進朝奉大夫資
政殿學士訓辭曰先京師而後諸憂布政有倫

得猛士以守四方用人為重迺眷帝王之宅數

驚胡虜之塵御名東循良俾司浩穰迄臻綏靖宜

有褒嘉具位某材稟沉雄器涵渾厚仕官至晚

而鼎貴功業過事而遂彰肆朕省方俾爾留鑰

蕭何鎮守克寬西顧之憂畢公保釐終底東郊

之治載疇偉績特峻徽章升秘殿之華資進文

階之一等併昭異數庸蒼膚功瞻望夷門未泯

葱之之佳氣巡行淮甸豈能鬱鬱而久居惟既

乃心以固吾圉公辭免批荅曰無德不報實賞

典之所先有功見知乃衆情之共悅矧王麟之
重寄屬荷索之名臣于義當褒歆辭焉可鄉懷
慨而有六憲鎮靜而好遠謀縱橫康世之圖談
笑通時之略肆朕省方于淮甸倚卿居守于汴
都更歷冬春帖安京輔屹若長城之固晏然奠
枕之寧雖蕭何之撫閩中寇恂之守河內以卿
比迹于古有光特陞秘閣之峻資仍進文階之
崇秩併盼異數以表茂功何必封章以避休命
深嘉冲節難徇雅懷宜亟欽承庸昭眷遇公上

表謝曰秘殿參華文階序進曲被湛恩之厚靡
容厯愷之辭荷寵若驚撫躬增愧竊以真皇
御宇之際景德紀年之時將優待于近臣乃肇
修於新職學士有資政之號朝廷為盛事之傳
幸茲以旃名稱至重若樞庭之均逸始獲親除
非丞轄之辭榮未嘗輕授豈意衰遲之迹亦叨
超躐之恩伏念臣天賦朴忠人推愚直方師幕
宣威之日嘗贊運籌登帝揮繼照之辰誤蒙序
爵興言遭遇良劇凌兢俄分青社之符旋拜夷

門之命就司留鑄俾衛上都初無槃木之先容
實出冕旒之獨斷忠懷于翼不忘河內之孤功
謝鬱侯預謹函中之守泐慚么瘳曷副使令敢
畫繼彼于褒章濫賜比蹤于前哲願惟宿姦之
讒箭無以中傷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潛害爰
念保全之德每懷補報之恩敢望崇竇荐加朽
骨猶墮敬避渙汗難回茲蓋伏過 皇帝陛下
堯舜性仁湯文名御治慶賞刑威之馭衆尤先崇
德而報功聰明睿知以臨人固不泄通而忘遠

宜收簪履用慰桑榆光華顯設之榮恐懼褒優
之過臣謹當堅持晚節愈激懦衷讀回鑿之詔
書但形鼓舞感懋官之德意誓竭靡捐壬午詔
賜對衣金帶上表謝曰服思不稱始貴身草馬
志無疆方為駿骨况帶被兼金之飾而鞅加華
校之榮仰荷寵私倍增慙惕竊念臣蓑衣冷族
駕鹿下材本操耒耜以耕雲偶備驅馳而獵道
恭承褒宗但驚在笥之羞景仰天飛尤激憲軒
之望既免回旋而見肘敢忘夙夜以加鞭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天道覆臨萬方衣被乾剛運
動四海駿奔灼見三有之心迪知九德之行致
臣哀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曳屣懷慚負乘知愧
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駟無能願竭周旋
之力三月乙酉公後上疏曰臣聞人主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我宋 太祖皇帝肇造
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歆傳之
億萬世 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廟奕世聖人
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

清坐視天民之阜必于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
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于驕
淫矜夸忘戰守之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
圍閉京城劫迎 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
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
繼之以血自 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忻
鼓舞垂髫鉛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
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為

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
陛下偏聽姦邪與賊虜為地者之語移蹕淮
甸諸虜亮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閭聚縱火殺
掠所在狂獺罔有峻懼以謂朝廷遠去無所依
歸處至是耳臣于二月十八日祇受降到黃榜
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云為聚寇之患如是則
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切謂自虜人圍閉京城
天下忠義之士慎憊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
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

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
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
北狩諸親骨肉皆為劫持牽輓道路當時大臣
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
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勸飢饉流
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溝壑強者盡為盜賊此
非勤王之人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此來姦邪
之臣方且橫肆賊虜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
殲滅切念國家聖子神孫繼之承之湛恩盛德

滲漉人心洶浹骨髓令河東河西不隨順番賊
雖為剃頭辮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
人諸處節義大夫不顧愛身而自黥其面為爭
先救駕者又不知其几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
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
邪此詔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為勤王者矣
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
心 陛下若駐驛淮甸俾人顯之望皇之
情未有所慰安此人心也願 陛下勿阻遏

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中語豈 陛下意皆詞
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 陛下黜代言之
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朔之期以大慰元之激
切之意 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
皆遷善遠惡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為盜者王
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幸願 陛下睿斷而
力行之臣犬馬之齒七十狂妄言此願 陛下
察之若以臣言上拂 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
陛下命不報有五策者本契丹首豪善用兵

有籌略委任甚專嘗從千餘騎往來河上措置
邊事公密令統制官王師正擒之生致麾下公
釋縛解衣坐之堂上与之飲食從容與語曰契
丹本我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
汝何不悟義當協謀以刷社稷之耻他日後修
舊好我亦何忍殺汝策感泣曰策至庭下自意
必死今蒙再生之恩且聞公之言使策曉悟敢
不盡死節以報已而使就館舍待之如禮公時
呼與語因問虜中虛實益謀詭計盡得其竅公

喜甚大率之計遂決時盡召諸將謂曰汝等有
忠義之心樂相歸附當思我宋二百年涵養之
恩今二聖遠在沙漠君父巡幸未還能同心叶
謀勦滅狂虜期還二聖以立大功乎當力請回
銜與諸公親行 主上雖封侯建節肯以充賞
言訖泣下諸將亦掩泣同聲應曰今四方義士
雲集京師幾二百萬人所齎糧可給半載亦嘗
密遣人直抵兩河探伺虜騎聞陷州縣每處不
過數百人餘皆脅從今胡服此輩日望王師之

米某等願即日渡河以盡死節公慰撫之且曰
他日進取老小不行可于邊寨近處踏逐未復
業田畝權借耕植各有自齋牛具種糧無者官
給人皆樂從京城內外所屯兵實共百八十萬
人兵革之盛前此未有膏人數不利至是畏威
所屯河悉退去中外帖然己亥公後上疏曰臣
聞范仲淹云天下有二黨馬一黨曰彘必危言
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一黨曰遜言易
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

在二者勝負之間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
于無過置民于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若夫遜言遜行之後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
苟合君施恩于上而下弗被民懷怨于下而上
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
氣凡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
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為 陛下思承
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可惜又不為 陛
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 後

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為 陛下思祖宗西
京園陵寢廟為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
享之地又不曾為 陛下思^京師是天下本根
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為 陛
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
靈之眾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
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歎南華湖外此姦
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歎為賊虜方便之計
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
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正在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漉竭愚忠為 陛
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令春又三月矣農務
是時 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
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壬寅詔賜湯藥及傳宣撫問上表謝曰臣伏蒙
聖慈特差譚琛賜臣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者
者皇華霄使溫潤訓詞仰膺覆燾之恩曲示眷
憐之意孤忠梗亮誓戡外侮之殘直道對揚庶

贊中興之盛此誠激厲但涕交零竊以太祖
太宗基命定命其肇造本根之際心參稽年世
之占卜既協于休祥事乃臻于泰定所以繼
承之之治無非魏之蕩之之資累聖緯熙億年
駿惠逮 陛下入承于丕緒偶大臣密奏于偏
言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達神
明天地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
業且天下是 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于存
亡如京師是 陛下之京師想檢佞安識夫去

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願中原變為夷狄臣
蕭然哀憊強尔支持曾無毫髮之功徒竊乾坤
之造金符剛正合示和同密緘蜀布之珍寵錫
建溪之異仰叨殊眷願畢餘生但知竭力以報
一人豈願狂迷而忤三事伏望 陛下奮乾剛
之獨斷敷離照以旁觀特出宸衷早回法駕俾
四海謳歌而來享使萬民謁慶以嚮方以承滋
至之休以永無疆之賴乙巳再上表曰屈奏囊
封疊于宸宸聖主未頒于前命愚臣敢避于嚴

誅謹摠悃幅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
格天休宥以京師是諸夏本根元后休斯民父
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尔扶踈父母若未
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是簡編之成理蓋非
里巷之浮言始 陛下踐阼于應天萬方皆欣
其有主近 陛下駐蹕于淮甸百姓因此而致
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由
來勤王者弗恤与救駕者靡憐替主上遠父与
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贖堵与子欲棄中原百為

祗肆於誕謾一事周申於誠實迹狀如此情意
可知伏望 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撥本根
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人自勉以未至則
天亦穰之而降福息霈端門之教歡收寰宇之
心俗既遠罪以歸農膏土望風而遁跡王室自
茲再造大宋由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
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
懣流涕四月甲寅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世興兄
弟以兵三千來歸人頗疑之公曰世隆本吾一

校身必無他有所訴也翌日拜于庭公面詰之
曰前日殺守臣者誰世隆曰事非得已衆以無
糧歎變姑殺斯人以止亂耳公笑曰河北陷沒
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邪顧左右曳出
斬之衆兵露刃立庭下世興佩刀侍側左右莫
不寒心陰為之防世隆既執之而去公徐謂世
興曰汝先犯法當誅固應無憾汝能奮志立功
足以雪耻矣世興扣頭請罪曰公之號令如此
水火畢入會滑州報虜騎有留屯城下者公謂

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出告諸
部屬曰吾先擅殺守臣已正典刑吾屬當受戮
元帥釋而不問使我輩共取滑州以贖前過
衆亦鼓舞請行公遺以金碗戰袍銀槍等物部
屬之賜有差世興辭以出以戊午日至滑掩虜
不備獲級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之丁進者
巨寇也嘯聚數十萬衆其初降也人情鼎沸謂
其非真降者管軍閻勅等請以甲士陰衛公曰
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

乎及進至公慰勞拊存甚至呼進首頌數人飲
食之待之如故使進等感甚翌日請公詣寨公
許之不疑進等益懷感畏後進党有陰結以亂
京師者進自擄殺之有相率遁逃者自追治之
馬鼻者進之次也每命出戰必先登一日自陣
中傷還見公方向勞撫存之而羽報又急公曰
誰可代汝行者鼻曰非鼻不可乃裹瘡而前數
日後掇到仍擄一酋長而歸良由公平日賞罰
明號令信開心見誠故人某為用命將出師未

有不捷也趙海亦招賊之雄者屯板橋海輒整
路設橋阻行者閭勅鬻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
我畏閻大尉邪悉鬻之規者以聞公呼之海以
甲士五萬人從公方接宴邊語之曰殺鬻者誰
海辭曰無之出報狀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衆
客進曰姑徐之奈甲士何公笑曰諸公怯邪治
海者某諸公何預喻以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
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
股慄揚進者舊屯駐城南王大郎者其衆亦千

餘皆山東游乎之人先楊進來降屯于城北二
人平日氣不相下一旦各領千餘衆相拒于天
津橋款決雌雄京城人頗恐有告公命筆以片
紙批令二魁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
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公當危疑
處之裕如類如此已未公後上表曰易謂者方
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于下土而邦人可瞻
仰于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
治况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塗故老

臣再瀝于血誠願聖主早形于睿斷意狂罪大
語出涕零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 藝祖
應天而成受命 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
以繼之承諸 福所以讓之簡之實在京師本
本根之地以為寰宇朝勤觀之端拱而坐九重
穆清而朝萬國 陛下纂承寶緒紹述丕圖當奄
九有而有為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姦臣之臆說
巧憑賊虜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
轍天下之來勤王者使去義夫之懸救駕者希

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窠之賊子皆
緣 陛下久駐蹕于淮甸咸思慕于翠華懷抑
懣鬱而籲天周聞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還法駕
大肆鴻恩人當深雪以歸農虜亦遁逃而屏跡
適這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
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
健中正之氣風必天日之照臨膺祖宗之保佑一
人有慶庶績其凝當是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
中國者曰公之威名聿狄敬服每有擒獲來者
公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曰契丹與
大宋修盟好舊矣今女真小國既滅天祚又從
侵陵中國契丹臣民宜與我共奮忠義殺滅金賊
以刷君父之恥吾心即汝心也我不忍殺汝即
釋之仍給資糧使去及令持公摺為照曰契丹
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兄弟之國曩緣
權臣嘉議遂結金賊壞亂耶律天祚之後今將
欲發大兵過河盡行勦除又慮倉卒之間不暇
辯別枉有殺戮已約大軍訖應契丹漢兒特給

公據各仰收執以為信驗又各令持教百本歸散國人後有自燕來者契丹漢兒皆願得公據以俟王師之來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曰訪聞番寨中多是我國家積善良民偶失備禦被賊驅虜剃頭辮髮裝着番服侵犯州縣想其赤心忠孝思念生盧家父母血屬但無路自新實可憫憐當所將遣大兵前去恐倉卒之間不暇辨別枉有殺戮汝等若不忘生長墳墓鄉井痛心悔禍可以相助回戈掩殺番賊永為我宋太平

赤子耕養自如各請照知又給公據付被虜之人曰訪聞番寨中多是我國家良民被虜入賊想其本心忠義實可憫憐今欲遣大兵前去恐倉卒難以辨別杜有殺戮除已出榜曉諭外今出公據付被虜人收執照會大軍到日執呈免致誤被殺戮以措置因依具疏奏聞曰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群臣姦議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之眾侵犯中國切係契丹漢兒自与我宋盟約幾

百年寔唇齒之邦兄弟之國偶被金人殺虜忿
怨不已止緣一時之勢未由報寃今若復盟會
但得回戈共力破敵一卒便可滅亡臣已措置
彫印榜文公據今生獲漢兒膏往虜中傳報自
相激發護設契丹漢兒未不知所措金人知之必
相疑貳即與契丹漢兒互相併力自分賊勢所
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外今繳連
結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卒矣必
俟回鑿當以身先之又奏乞差崔興知西京專

一保護陵寢太尉閻勅充保護陵寢使已已後
上疏曰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為潁川太守因
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群起帝顧謂恂曰潁
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
川惡少輕剽奚能為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
間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
銳前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
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丁進者衆幾數十萬
願為陛下守護京城又季成願扈從還闕即

渡河勒絕虜寇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
願率衆渡河迎取 二聖茲 三頭項人非穎川
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叶恭共濟國事臣向
得道者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 陛下千
乘萬騎來歸九重適追我 太祖太宗奕世聖
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
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戎虜之足慮
乎臣敢瀝悃誠再瀆天聽伏望裁赦公以他日
迎取 二聖還京修治隆德宮惟 淵聖皇帝

未有涖止之所欲改修寶錄宮丁丑奏曰臣聞
人之生莫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莫不知欽其
先也凡人靡不然惟聖人擴而充之愛其親以
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欽其先以及人之先所
以教人悌語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欤人習
孝悌則不犯上不犯上則思不犯干有司上下
如是則天下豈有不大治者乎恭惟 陛下孝
悌之性通于神明今 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
諸天眷皆在沙漠 陛下思念想不忘寢食聞

二聖后妃日俟救援想亦不啻饑渴之望飲食
大旱之望雲霓也由是思之固當歸御九重與
忠臣義士相與謀謨指畫震耀神武張皇六師
遠肆天討迎取 二聖臣伏見京師 上皇所
御隆德宮儼然如舊惟 淵聖皇帝未有泣止
之所臣竊見寶籙宮莊嚴若少加修改自可臨
御伏望 陛下先降 勅旨命有司洒掃改修
迎候 二聖所以昭示孝悌激勸人心俾皆感
率孔子所謂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之謂要道

也取進止五月甲申再上疏曰臣 聞孟子曰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
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而吉之
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
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緣虜人侵犯郊畿殘破
州縣恣為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過人心助
順考時與幾寔 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勅
天下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
幾者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

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
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
河五丈河皆已通流泛應綢運矣陝西京東滑
臺京洛番賊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
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
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
華回輦歸九重為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茲其時也茲其幾也臣願 陛下
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

怠兩河山塞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顛危
矣願 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
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 陛下哀憐之改修寶
籙宮之奏未報己丑再奏曰臣昨奏乞修寶籙
宮為 淵聖皇帝他日蒞止之所未蒙降旨臣
聞孔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知孝悌則
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 陛下孝於
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 陛下悌於淵聖則
天下莫不欽其先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

馬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面
勢翬飛孔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

臨御願陛下預勅有司灑掃嚴潔使天下知

陛下孝于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蒞止之處

臣款乞將寶籙宮改建以為迎奉之地使天下

知陛下悌於先也推而行之溥海內外父父

子子兄弟弟黎民不時雍而萬國不咸寧者

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

行下付臣施行不報再奏曰臣聞孟子言術不

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

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与所

作之是非若以迹察之了然區分如辨黑白夫

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不忠義而不忠不義之

事無自入焉故其于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

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

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

於上下毀裂擗棄不啻若人惟恐其不傷也恭

恭惟我國家曩緣賊虜肆橫殘破卅縣圍閉京

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 二聖后妃
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勵佐佑 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奉 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之想如人馬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為身身謀謂 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 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慮謂 二聖

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 諸帝諸后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履轍不足羞謂巡守之名為可効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儲金幣以為賊資椿器械以為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殘敵也摠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况誤國之事無不為之猶矢人馬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察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休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且

孱懦誤蒙 陛下識擢俾 留守京城兼兩府
君事臣砥礪濫竭知無不為惟恐失錯有誤國
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 陛下察臣斷之
孤忠憐臣情之小愾體天地之大德覆護廓日
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馬當膏砧斧鑿粉為狀
矣尚安能為 陛下保釐尹正使我京城市井
里巷安居樂業熙々皞々如我祖宗太平之時
乎臣之至此豈止諄書盈篋而已邪臣惟願
陛下六龍萬乘早賜歸大內慰四海生靈漉血

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
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 陛下降
旨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
摘臣言如臣言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
臣言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鑿之期庶安天
下之聽此事甚大恭候睿慈洞察勿貳勿疑詭
少尹等到 闕上撫勞之賜予有差詔若曰辭
巡四岳著歸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
豐之訓庸知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為本根朕

遭時多難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者方
之勞俟救寧之有期即旋復之何晚夙宵軫慮
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為家曾靡常於臨幸
而臣子視君猶父得無鬱于瞻思卿留居千里
之畿拱扈九重之闕合數十日百函之奏傾億
千萬衆之心渴聞鳴蹕之音虔率回鑿之請備觀
忠藎深可歎嘉公與諸將議六月起師及結連
諸路忠義山水寨等人兵約日進熒再奏曰臣
聞詩于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夷狄以

弓矢馬騎為先而當六月駝蒸之時皆難于致
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獫狁以建中興
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
諸路探報賊勢窮促可以建兵臣款乘此暑月
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處遣王
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
名取洛趙真定揚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
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
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

金人奉澶有諸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
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與滅繼絕是王政所先所
以歸天下心也况使虜駭聞自相携貳仍乞遣
知幾辯博之士西使憂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
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
二聖有回鑿之期兩河可以安帖 陛下中興
之功遠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
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見此臣願陛下早
降回鑿之詔以 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

諸將先若 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
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 陛下不以及言
為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歌擊壤以盡
殘年不報一時權臣忘公成功從中沮之公難
歎曰吾志不克伸矣積憂成疾疽發于背諸將
聞疾挑圍而入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
二聖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而能為我殲滅醜
虜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憤淚同
聲應曰敢不盡力諸將退公復歎曰吾度不起

此疾古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翌日公薨實七月十二日也是日風雨晦冥異
于常日公臨啟手足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
家事先旬休訓辭曰忠於許國允資劇劇之
才老矣告勞宜遂歸休之請眷言誓艾爰錫綸
章宗某器識恢恢性資方正事達古今之要才
兼文武之全逮予纂圖俾守留鑰恩威並施夙
夜惟勤生靈賴庇以保釐寇賊望風而披靡方
資謀畫遽以疾聞力有愧辭懇求謝事念宣力

之勤瘁宜錫命以褒嘉歲五百而生賢克濟艱
難之業禮七十而致仕益高止足之風乃命進
階以昭貴老尚期勿柔式介壽康可特授朝散
大夫依舊資政殿學士賜如故继上遺表曰心
期許國每輸扶履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懋軒
之意魂魄將離于形體精忱願達于冕旒伏念
位猥以朴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躋羈窮之際
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
粗著勞効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場屬僚逮夫踐

祔之初首錄危疑之迹冠^攘未泯暫為淮甸之巡
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
誓殄羯胡再安王室但知懷王甘委命于鴻毛
無後偷生期裹尸于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食靡
寧斯民獲奠枕之安胡馬無飲河之意事為終
至黽勉惟多回視顏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
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
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預松陰陽之寇荐深桑
石之功莫効少延殘喘庶願言昨有招安到

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為寇頗聚衆
以震師今已革心款為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
集都城已消吉而戒塗擬成功于指日干戈未
卒丹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
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
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鑿亟還京闕上
念社稷之重下慰黎元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
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
忘尸諫願昂法座無由再望于清光枯朽微生

從此永辭于宸扆時已有旨除公以下侍郎御
營副使依舊京城留守至是止贈觀文殿學士通
議大夫致仕其詞曰氣勁而謀深識高而慮遠
懷尊主庇民之志有憂國忘家之心逮朕者方
擢司留鑰言多底績勇于敢為折衝尊俎之間
制敵股掌之上三軍服其紀健百姓安于教條
方藉壯猷以復大業比觀奏牘遽爾告終未究
雄圖但聞遺愛載惟往效深用歎傷李廣云亡
史有成蹊之喻羊公已逝時興墮淚之恩升觀

殿之華資進又階之峻秩特隆異數併示眷懷
英烈如存尚克歆享公尹京雖未久而威行息
洽流亡復業商賈輻輳人有長城之賴公薨之
日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相吊出涕數日
間去者十五識者憂之相與請于朝朝言公之
于朝常民戎幕得士卒心願加獎拔以繼父功
時朝廷已用杜充為留守遂以朝直祕閣充留
守判官朝以杜充頗失人心諸將多不安之稍
引去且充酷而無謀屢爭不從朝曰勢所不加

事必危殆力勻終喪得請扶護歸京口與夫人
陳氏合葬于京峴山自是中原不守矣公為人
端方質直平居不妄笑語律已甚嚴苟悖于理
雖毫髮不犯義所當為鼎鑊在前不恤中間坐
閒累年杜門却掃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啜菽
飲水澹如也晚年尊顯祿餼稍厚而自奉甚薄
與平昔無異所衣不過緋紵經歲無所更製親
族故舊寡而無告者多依公以活養孤遺幾百
人故家無留儲士大夫莫不服公之清憐公之

貧壯公之勇也其為文不事彫琢渾然天成豐
約中度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左氏有文集藏
于家後朝乞謚于朝曰契勘先父臣某知磁州
日主上在潛藩以使事過郡先父力陳虜情臣
洞周留不行達主上開元師府先父實副之
虜合殺國大入二聖北狩先父上章乞早登
寶位以定民志至于再三批荅具存又抗章以
生靈俟望天意有在懇切推戴即新大寶風雲
際會攀附龍鳳至除京城留守虜騎虜擁大兵

過河意欲深入命師出將時挫賊鋒迨至遠道
逾年不敢南鄉秉志盡節勤勞百為天下共知
無待縷數當是時重以 二聖遠在沙漠 主
上巡幸淮甸日夕具勤會集師旅聲勢大震自
請身先士卒收復兩河尅日指期蕪成中興之
功憂鬱成疾運先朝靈寤緣先父平日但秉孤
忠上酬知遇不能阿附權臣坐此痛遭沮抑一
時褒封反不逮尋常息數伏念先父頃司留鑰
而 主上駐蹕淮甸頗獲奠枕及先父棄世之

後虜騎長驅遠自江淮直至二浙以此較之當
日為國屏翰不為無功又念先父忝預大元帥
府僚舊遭遇翊戴之功非特生前為權臣所沮
不得盡其所長至于身後亦無恤典使天下之
士無以激勸歆望特賜敷 奏於念先父勲績
優賜褒贈以慰忠義之魂奉 聖旨與賜謚禮
部太常寺擬謚忠簡謹按謚法曰危身奉上曰
忠正直無邪曰簡告詞曰人臣任安危之寄或
齎志而未伸國家厚終始之恩有易名而殊賜

其須替命以厲度上具官某早自吏能雅都時
言遠艱虞之際乃不顧身以羈勒之餘遂忝佐
命朕既嗣承七廟行撫萬邦駐驛東南以應黃
旗之運留鑰動舊以衛紫微之居動勞百為忠
勇一節惠感衆士威行兩河將帥扶義之心以
贊定傾之業而出師未用部曲星妖遺奏上聞
路人兩泣國憂未艾天意難忱祖邀尚存石勒
不敢為寇道濟已死魏人頻歲來侵自昔所嗟
于今乃見危身正直合二美美以尊名垂裕子

孫將十世而永賴聊塞予意以慰尔魂可謚曰
忠簡公一子穎官終于兵部郎中五孫嗣益朝奉
郎通判福州卒于官次嗣尹朝奉大夫通判廣
州死于家次嗣且承議郎浙東監司幹卒于家
次嗣良承議郎知江州次嗣安文林郎充汾海
制置司幹官曾孫合十八人長善迪功郎邵武
軍泰寧縣尉卒于家餘未仕當時三學祭文曰宋
興九葉宗社貼危凡百在位莫克扶持堂之我
公百世之師提忠仗義力歆振之出守隆陽錫

胡猖狂義旅烏合親當戎行百戰不殆羸老莫
傷平原常山千載相望廊廟之謀肉食者鄙墮
虜計中頂求愈侈賂以玉輿曾我介弟公獨沉
幾抗留以死相如程嬰智勇是似帝后播遷神
器逆旅盜臣睨之變亂無所公獨奮然以屬我
主博陸阿衡今竄準古乃提偏師以抗雄敵氣
吞逆離虜為褫魄兩河景從天聲有赫詔速公
歸邊旼動色天子有命尹帝之京未及下車路
殷懽聲市價無二枹鼓不鳴二君三王異世並

名一司留事國勢鼎寧事上逮下一以至誠姦
惡不貸賢善必旌人無流品用惟其能山公啟
事容或未精金湯作固衆大所先神祖七閩乃
克僅全以飾其壞曾不半年輦飛繩直有光于
前周公營周豈亦云然必死之寇野心莫測屯
備其虞孰如昔力守河之瀕野無馬迹考其情
言

宗忠簡公

澤

遺事三卷乃公長子

穎

請謚後所

三衢翁月林氏讀而

書也卷共存者七

卷首尾俱漫滅僅餘其中八葉耳

十

二葉幸存尾亦皆漫滅矣按趙宋高宗建炎間
公為東京留守年且七十痛以二帝蒙塵為耻
懇乞上二十餘疏志在恢復疏上輒為權臣黃
潛善汪伯彥沮之公適憂憤疽發背死疾

亟時尚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家事一無所及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已於戲忠哉憑讀其遺事凜凜猶有生氣忠言讜論不激不昂故能翼相庸主僅餘故物處稠姦人中卒免于忠也又按史言岳武穆王常犯法當刑公議為將材遂原之武穆果能累立奇功此又見公明于知人若是公之雲仍二十餘人皆貴顯則天之報公者亦深矣惜生非其時不能成明良之治為遺憾耳

弘治乙丑秋八月朔旦後學長洲戴憑頓首拜跋于洛塘館中

隆慶己巳重錄